

外埠郵報處  
北京琉璃廠中西大藥房  
漢口洋行屈臣氏大藥房  
杭州梅花牌指南報分館  
蘇州府東門外高塔渡山陰陳公館  
杭州下井欄裕興

康永源和○碧波江北  
岸和記號○松江府城  
貢院前瑞宅  
論後每字每日取錢一  
文先以五十字起碼多  
則以十字遞加直行告  
白以二字起碼論前  
加兩倍收值木鐵照算

號三十五第 日拜禮 號五十月八歷西 日八十月七年酉丁 文五錢取張每售代館報南指海上託報本

天下馳名百花祠中外老藥局秘製種子秘寶兒科喉科外科各種藥  
畢耐仙先生精理兒科痘種李急慢驚風包醫外科癰疽男女毒門太乙神針諸疾等治  
藥診國元毒門加倍卓科誠半貧病施診給藥局設四馬路西胡家宅寶和里市首  
上海四馬路

執摺扇每件一角對聯兩角屏條四角篆隸加倍求件者交大馬路指南報館帳房可也三日取件書扇每件半元工筆加倍屏條堂幅照例

同人公啟

天下馳名百花祠中外老藥局奇藥摘列名價

度修御方種子秘寶全料洋三百元  
狗腎陰陽種子丹每盒四元  
海狗腎爲蒼種子膏每對兩元  
合歡如意金丹每粒兩元  
壯陽聖腎丸每盒兩元  
早料驚風三寶每服兩元  
肥兒燕窩糕每洋四匣  
驚風探摩藥之二角  
小兒保生膏二角半

上

驚風救命奔兩元  
痧症平安散七角

贈秦淮某錄事序

廿四橋鳳簫吹徹玉人傳清脆之音十萬貫鶴駕驂來詞客動溯洄之韻自來勝地必產名花未  
有才人不留題葉惟某某眉史者靈鍾淮海秀毓廣陵髻垂影而雲傳臉有波而霞媚自云良家  
子空谷幽居相逢未嫁時高樓小憩臧蹤未解白蓮偷采之情牽伴伴羞紅豆相思之意加以鍊  
水作骨鏤雪爲心吳彩鸞韻語書成靈通半腕翻道蘊雪花賦罷慧解雙鸞問吟幼婦之詞瓜猶  
待破縱寫秋風之怨葉不甘題研露殷勤對對綠棠之樹含烟綽約雙雙姊妹之花先是其父某  
者居奇夙擅裁績偏工掌上珠圓謝公最小偏憐女懷中寶秘小姑居處本無郎圖繪蛾眉屏  
雀日投梳自若擲果胡來每值懷春趁重三之令節何曾減價輕二八之韶年于吁樂兮洵可憐  
也何泡幻驚心浮雲轉眼感曰下斜陽之巷甲黃公舊日之壚諍可羅剎有庭之雀飢常  
特哺誰分屋上之烏無以爲家方感深夫彈缺計將安出遂波及夫香閨劇憐灼灼天桃半開霞  
嶺何忍忽忽行幸遽止青溪本來絕代之妹遂作出山之水我屋安在曾就爾居人孰無情誰能  
惜此斯時也水帶愁分雲飄怨起貌如花而殺粉眼非露而垂珠荒硯北之生涯匪餘虎僕聽江  
南之舊曲深瀟鴈鵠悵望家書誰傳素鯉尙憐春色未老黃鸝則有城北徐公墻東宋玉旗亭  
酌斗酒百篇吳苑徵歌千金一笑携來月魄難禁滿面之羞逗偏星心終作低頭之態見幾輩吟  
風弄影柳是含愁是何時聽雨傾情蕉偏捲恨本是幽巖蘭植繞什榛荆奈他培塿松生繁多葛  
藟揮心愈媚嬌意誠多自輕棹以入吳等羣芳於自鄙我從去歲高懷桃葉之名卿是幾生修到  
梅花之品自笑狂奴故態見猶忽生何來漁父奇緣飛舟竟入臨叩小步間携珠履三千上苑娥  
頻遮願作金鈴十萬無端遇合意外遭逢緣證三生情投一顧無如絃邊鸞鳳本不留音鏡裏嬌  
何曾蓄影夢醒村牧徒贏蒲倖之名琴老相如不作輕挑之調縱使相逢太傅冷落同嗟其如見  
慣司空雖開如故酒黃金鉅鼎施銀箭漏殘作未雨之綢繆懼狂風之漂泊玉休自炫香價終建  
珠倘誤投驪駒莫及咽咽欲泣歷歷難忘方藉慰夫驚曉詎旋驚夫鶴唳奈何香飄桂葉靈霄之  
月露方濃力弱菱枝平地之風波忽起離鳳本思嘯嘯跡托高岡老狐何意綏綏踪遊淇上每當  
日午蝶舞花嬌若問風丁蛙遊井底居然公子貂裘夜走胭脂坡可恨痴人燕雀安知鴻鵠志而  
此女也強舒笑隱金領季子之多暗鎖翠眉塵懼元規之玷始亦自來自去聚燕空忙繼復相近  
相親牽牛誓起教探升木驅爵入叢柳有三眠花露一捻嗟牛驥之同皂計牽牢籠覓狼須兮十  
分情殷席卷鼎纔染指饒已傾涎藕欲斷而絲連床雖同而夢異生稊有願逞瘠牛債豚之威顧  
後何須問老馬爲駒之誼既微且廝髮短而心甚長彼昏不知胡跋而尾載靈碩鼠碩鼠逝將去  
汝于思于思桑甲實來吁嗟乎魚網豈爲鴻設鬼羅胡使雉罹桐有清音待煙銷而焦尾竹多動  
節雪壓以垂頭豈無石鍊鳩皇冤天莫補縱令土唧精衛恨海難填說到鴛鴦苦說指南之失  
茲豺虎誰爲有北之投然而合浦珠還秦庭璧返古來奇遇豈有偶然倘鴻毛有遇順之時則



蜩蟬有書車之具漫謂紅顏薄命彼蒼之眷註何常須知青眼終逢豪傑之因緣若此曾聞瞎馬合眼盲人雖有名駒久馳  
痴漢世情轉瞬天道循環倘教綠綺彈成願得周郎之顧何必黃金贖去曾無魏武之風偶動游情戲成短引久作沾泥之  
絮殊有禪心縹緲印雪之痕常留鴻爪綿綿數百語原非唐突夫西施落一干言殊愧善鳴之東野

民多有以先人做應召祖試寓藉此覓端頭微利所在有之而一廟街一帶距瑣閣咫尺則租價加昂焉故試寓出租者尤  
多近該街橫巷內有某姓宅出帖召租非一日矣昨有某甲者衣湘穀之衫着雲頭之履偕僮僕之扇則儼然一貴游子  
弟也自云來省鄉試舍館未定將於此謀稅寓所主人見其煥赫百計承迎導之入館周道巡視某指東畫西與之上下議  
論良久始去據云歸而謀之友少頃即以定銀至毋為他人捷足得也館人詰之去後檢點床頭則上衣下裳均已不翼而  
飛知為所竊告鄰右使人跟蹤追覓則已黃鶴一去杳不知其所之矣館人歸語其鄰曰不知大老僧之學為三隻手歟  
抑三隻手之充作大老僧歟以後雖見大老僧亦不可不作小家氣毋令再為所算也因相與恨恨而退

熟開坡 白楊蕭蕭秋墳鬼唱其見諸古人吟咏者自有一種冷落情形能使人百感叢生愴然涕下而料有極冷  
落之境一變而為極熱鬧之區燈火連宵游人鱗集是不可以不紀已本埠新開廣華山莊本該幫中人叢葬之所開地數  
百畝極宇連雲林木蔽日屋以外皆義塚地也昨屆中元令節各街各巷例有盂蘭會之舉該公所自舉人亦盛設供張將  
各項紙扎戲文以及神仙鬼怪懸設庭中間以各色時鮮花籃復點保險明燈數百盞照耀如同白晝正應設祭一席盡內  
悉用時果鮮花配合陳列尤為新穎自十四日起接連三日夜車水馬龍游人如織各書廬僧人乘坐夜馬車順至該處一  
能會聚諸親朋舊友之昔彼彼尋人之崇仁敦義亦有足多矣

論文 ○昨與友往青蓮閣品茗隣座有兩書狀大論文章曾今料鄉試某省典試最喜何派某省主考最愛何文並  
期誦平時所作格調欄尾唱遙吟若忘却身在茶館中雅技均訕笑之不顧也余友曰諺云秀才謀逆終身不成是何  
故歟余曰此諺特為近代設耳若古之諸生為天子者亦不乏人兩書狀隔座聞之忻然立起曰謂道其詳曰據鐘離意別  
傳子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梁武帝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曰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陳書文帝紀朕自諸生願為自足  
而家敦樸素室靡浮華觀時俗常所扼腕只此三人皆以諸生為天子特其胸中斷非僅有爛時文幾篇在茶樓廣眾之  
中自鳴得意也兩書狀慚而退

抹粉 ○六朝以後婦女塗黃為飾幽怪錄載神女智瓊額黃又采簡文帝詩云同安髮裏綴異作額黃又溫飛卿  
詩云額黃無限夕陽山又柳詞云依弱殘眉黃遠俗尤盛塗黃以為佛妝至元明以後此風遂革而今婦女面額之  
間則須塗而自黃矣何也傳粉之盛無過於此時無論大小百家婦女咸愛塗粉滿面宛同聖匠不知粉性燥能燥肌  
膚久之膚為之黃黃起洗面無有不如今裝佛面者謂上為烟花媚小東門外與蘭芳里等處向晚各煙妓羅列門前塗  
脂抹粉大半野又變相一經西風燥之秋陽暴之面間粉即班駁落下黑白續續如京劇所演探親相罵面上塗小粉粉火  
烘乾一經大笑必片片如殘葉落地也

桃花命薄 ○小桃源某眉史年華月滿弱質輕盈俗所謂小先生是也其姊某氏年纔花信貌頗可人依妹而居  
工於酬應凡叫局則先生消酒住夜則某氏留宿故問柳尋花者趨之若鶩有某客年逾不惑性喜漁色與氏訂交八九年  
矣居然一對野鴛鴦雙宿雙飛有不讓旁人問鼎之勢月之初三日炎熱非常至晚鐘十二下清風徐來暑氣漸退客偕某  
氏同坐馬車至愚園納涼是夜新月已落黑暗中不免另有一番樂境詎客因見氏在張園與一少年閒話多時因之歸家  
後語言中頗含酸意氏辯白無他客執不信氏遂同客熟睡吞服紫霞膏以圖畢命嗣有傭婦收拾房間見烟漬淋漓一再  
查詰始知為氏吞服急與灌救奈閱時已久不能挽回延至初四晚竟玉殞香消往杜死城中去矣

楊柳身輕 ○天福茶園武旦張燕芳賽陣風身輕似燕技捷於猿圓轉玲瓏大有入神出化之妙刻下該園脚色齊  
全每日所演各劇尤極認真故座上客滿生童十分興旺惟傳聞該園名角李春來有為別園以重聘勾去之說案馬輩見  
生意興隆亦漸有夜郎自大之勢於觀客頗於招呼是則為該園主人所深惜也

父麻雀四人開 ○前日同慶里初校書家有某甲邀乙丙丁三人同父麻雀舉也亦樂事也勝負本屬常  
事而勝者以是得計負者意存圖報兩不相讓拍桌大鬧既而揮拳掉臂扭扭扭扭捶胸打得落花流水後經蝦兵蟹將上樓勸  
散不致拉入捕房花枝檢點毀物約值數元而兩錢一文無着只得連呼悔氣云

打野鷄二客同眠 ○會香里錢家媽野鷄院有一大足雉妓面貌平常性極淫蕩前夜十二點鐘後有熟客某甲  
帶同友人某乙前來住夜甲本粗鹵年紀略長乙稍俊俏書於勾引於是甲臥大床乙睡烟炕迨諺所謂濕舖乾舖之分也  
當時妓陪甲宿其事可知乙獨宿無聊轉輾不寐潛向該妓哀求妓不甚拒正在興濃之際不知如何被本家知覺大罵該  
妓賤貨不肯干休嗣經媽姨勸圓台乙亦出夜度洋一枚了事